

汽车在省道上平稳的前行着，陆雨手握方向盘，表情平静，副驾驶座位上的小唐显得很兴奋，小唐的头随着窗外的景物向后移动的频率摆动着，一会儿又突然想起什么，急忙扭过头问问陆雨。

“雨哥，咱镇里林场的树比这高多了吧？”

他问的问题有的回答起来需要长篇大论，有的又简单到不需要回答，可是陆雨并没有体现出不耐烦，都一一的耐心的给予言简意赅的答复。

汽车进了县城，被一个久违的十字路口的红路灯指挥停下了，陆雨挂了空挡，注视着前面的红灯，小唐看见外边有一个环卫工人正在拿着扫把一步一扫的向车子走来，很近了，小唐左手拿起放在中控杯盒上的一个 500ML 雪碧的塑料空瓶，右手按下车窗，对陆雨说：“雨哥这瓶子我帮你扔了啊。”

陆雨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前方的红绿灯，然而听到小唐的话立马就把注意力一股脑的放在瓶子上，他极快地按住小唐的手，“别别！”，随即抢下了空瓶子。

小唐怔了一下，显然没明白陆雨的意思，以为自己把什么宝贝误当成了垃圾，急忙仔细看了下空瓶子，瓶子除了陈旧和空没什么特别之处。“没错，确实只是个普通的塑料瓶。”他心里想着，便问了句：“怎么了雨哥，不能扔吗？”

陆雨把瓶子放回了原处，微笑着挤出了两个字“不扔。”这时环卫工人已经走过了车头，前方的灯也从红色变成了黄

色，转眼间又变成了绿色。陆雨挂上档，轻踩了一脚油门。

车子在县城里继续行驶着，小唐虽然刚刚大学毕业，但人显得很机灵，坏笑了一下盯着陆雨的眼睛说：“雨哥这瓶子有来历吧？”

这个问题陆雨没有回答，就连言简意赅的几个字也没有，只是微笑着注视着前面的路，继续让车平稳的向前驶出。

## 二

大学毕业了，陆雨凭借自己努力，顺利的通过了大学生村官的笔试环节，根据他在大学曾任校学生会主席的表现，校方强力推荐，又顺利的完成面试和政审，即将迎来他的，是两年的农村工作。陆雨毕业于锦城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临毕业前已经有好几家私企向他投来橄榄枝，校方也有意让他读研究生从而留校当老师，但他都拒绝了，这大概是受到儿时听到的那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影响吧，他生长在城市，却对广袤土地、青山碧水有着魔幻般的向往，后来长大些了，看到了钱的价值，也有过想去盛都、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闯荡的念头，甚至参加过盛都一个国内知名私企的面试并顺利通过随时可以入职，然而，当村官的报到通知书到手的那一刻，陆雨，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是把自己交给了最初的向往，交给了生养他的家乡的一个村镇，锁阳市临水县章德镇北固村。

站台上，陆雨拉着姚婷的手。

“小雨，祝福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工作。”说这话的姚

婷声音悦耳到了极致。

陆雨转头看了看姚婷，发现她的眼底有些湿润了，忙揽住姚婷满是爱怜的说：“傻丫头，又不是见不到了，我会常去看你的。”

陆雨和姚婷相恋整一年了，确切说是确定关系整一年，大三的整个年级陆雨担任校学生会主席职务，常参加并亲自举办一些校级活动，其中不乏文艺活动，姚婷那年也读大三，但不是学生会干部，由于学的是音乐专业，也便经常参加校里的文艺活动，她不知多少次躲在钢琴或是提琴后面看着不远处的陆雨背影或是侧影，每每举办大型活动，陆雨总能运筹帷幄，从容的摆布一大群部门团体使他们各司其职，在姚婷印象中，陆雨指挥推进的活动每次都很成功，他谈笑自若的身影极为潇洒，只是偶尔会轻蹙眉头。姚婷不愿意看到陆雨蹙眉的样子，喜欢他的谈笑自若，然而就是轻蹙的眉宇间，让这位喜欢音乐、喜欢钢琴、喜欢巴洛克的少女的心泛起涟漪。

一辆绿皮火车驶向站台，陆雨一手拉着姚婷，一手拎起行李箱上了这辆四年间每年寒暑假都要乘坐的火车。安置好行李，两人并排坐着，姚婷的眼睛还有些红通通的，陆雨不顾周围的乘客，把姚婷揽过怀里，姚婷习惯性的将头靠在陆雨肩上又有些抽泣，陆雨轻拂她的鬓发和声细语的说：“小婷，我找到了工作，你考上了盛都音乐大学的研究生，我们都应该高兴才是啊！”

大学毕业，姚婷考上了盛都音乐大学的研究生，她的家

也在省城盛都，从小就在这座现代化大读书长大的姚婷考上全省最优的音乐专业学校的研究生自然是心驰神往许久的，唯一伤感的，是陆雨去了那个她觉得很偏很远很难到达的乡村工作，她对陆雨有太多不舍，仿佛还有好多理想没有在一起谈完，好多生活没有在一起分享。陆雨太了解姚婷了，姚婷是个懂事且独立的好姑娘，只是在他面前才会展现出脆弱的一面，便在路上一个劲的安慰她，说自己会经常去省城看她、每天晚上都会和她视频聊天、工作只要一闲暇就会给她发微信等等。

姚婷认真的听着陆雨的许诺，情绪渐渐地平复下来，然而一路向东的火车也临近了省城盛都站，姚婷要下车了，陆雨送姚婷下了火车，两人在站台上短暂却深深地拥抱道别，临行时姚婷目光清澈，饱含不舍，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陆雨才又踏上火车回到座位，火车缓缓驶出站台，往距省城二百多公里的更东方向的锁阳市奔去。

### 三

九月初，陆雨背起了一个小型公文包走出家门，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黑西裤和黑皮鞋显得格外精神。陆雨先到了县里报到，早有章德镇负责人事工作的陈干事接应，陆雨看到县里的工作人员无论大小，都叫陈干事“老陈”，老陈是个年龄刚过五十的瘦高男子，双鬓有几根银丝但人很精神，戴着的黑框眼镜看上去显得有些文弱，陆雨最初见到时，脑海中浮现出“白面书生”这个词，然而这词并不恰当，因为陈干事并不白，有着理所当然的乡下人该有的黝黑肤色。

陈干事和县里的工作人员寒暄了几句，就领着陆雨出了大楼，坐上一辆很小很旧的面包车，随着陈干事打火，面包车抖了抖，缓缓地向章德镇方向驶去。

陈干事似乎不太善谈，车开出10多分钟，仿佛才想起了副驾驶座位上的陆雨，“你从市中心到县里，要一个半小时吧？”陈干事开了口。

“是啊，我粗略算了一下距离，大概一百公里吧。”陆雨接着陈干事的话说道。

“可不是嘛，临水县把着锁阳城的东大门儿，从市中心到临水县的客车一个小时发一辆，一路还算顺通，没有雨雪的话车程大概一个半小时，从临水县中心到咱们章德镇大概一个小时车程，只是更往东去了，咱们镇的东边儿是仓岭，仓岭再东就是没头儿的原始森林了。”陆雨的话似乎激起了陈干事聊天的兴趣。

陈干事话音未落，面包车行驶到了一处盘山道。“把稳喽！”陈干事一边大动作的扳转着方向盘一边提醒旁边的陆雨。这是个铺在山岭上的盘山道，一旁是有点儿险的悬崖，山岭上满是高耸挺拔的松树，其中几乎每棵松都有十几米高，直径须要一个成年人张开怀抱才能勉强抱住，在山岭的层次衬托下显得格外壮观，陆雨在城市里很少看到的这样森林，有些兴奋的问陈干事：“这是原始森林吧？”

“老爷儿岭，不过比起仓岭还差得远呢！”陈干事有几分自豪的答道。

陆雨不再问什么了，心里盼着早点儿看见仓岭的景象。

一路无话，车子到达镇里的时间跟陈干事预期无差。陈干事安排陆雨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说：“你坐这歇会儿，待会儿北固村牛村长就到了，他带你回村。”

交待完，陈干事就径自坐在一个陈旧的木制办公桌前，眯起眼睛认真的读起了一叠文件材料，陆雨环视四周，狭小的屋子大概不到五平米，面北有一个窗户，窗户下就是陈干事的办公桌，桌子上堆放着两大摞厚厚的文件盒，桌面上尽是文件材料。

“大学生在哪呢？！”极响亮的一声从走廊传来震断了陆雨的思绪，陆雨回过神儿，知道门口有人正要进屋，定睛望去，发现此人还没露出脸，肚子就已经挺进了屋子，随着肚子蹿进办公室的，是一个黑壮胖子，霎时间陆雨觉得刚才那洪钟般的嗓音搭配面前这位“大肚将军”真是相得益彰。陈干事急忙放下材料，起身迎应了上去，面露微笑说：“牛村长啊，您这真是先声夺人啊！”

大肚将军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啥夺人，我是来找人，老陈大学生给我领回来没？”

此时陆雨早已经起身，陈干事一只手扶住陆雨肩膀，介绍说：“这不就是你惦记的大学生嘛！”随后又将另一只手向大肚将军摊开，介绍说：“这位就是北固村牛……”

“牛宝山！”

陈干事本想说“北固村牛村长”，不料又一次被大肚将军先声夺人。牛村长伸出粗厚的大手，陆雨赶紧握住，打了招呼。

又寒暄了几句，牛村长便带着陆雨出了镇办公楼，陈干事望着陆雨的背影感觉很熟悉，仿佛是他本人年轻时的样子，然而背影很快转过楼口，便再望不见了。

陆雨跟着牛村长沿着马路向东边的北固村走，乡村的空气很好，马路栏杆外尽是稻田，远处还有几个大棚，在白云苍狗衬托下着实像是一幅油画。一路上牛村长打开了话匣子，手舞足蹈的介绍着北固村的情况，陆雨这才知道，北固村就把这仓岭，进了仓岭不只有山和树，还有一个不小的水库叫“北固水库”，北固村正是因这水库得名，全县有好几个乡镇的村民都要用这水库的水耕种、生活。大约走了二十分钟，陆雨觉得皮鞋有点儿夹脚，他并不经常穿着皮鞋，然听了家人说“工作了要穿正式点儿”才换上的，牛村长似乎看出了异常，打量着陆雨说：“你这身儿打扮，倒是像县里坐办公室滴！不像咱们乡村人儿啊！”

说完又转头指了指前方继续说：“忍一忍吧大学生，前面就到村部啦！”

陆雨听了有些不好意思，他平时很注重穿着得体，可没想到参加工作第一天特意换上的正装却成了“不得体”。

#### 四

终于到了村部，那是一排红砖平房，平房中间的门上悬挂着一颗大大的红星，平房前有块儿黄土压实的空地，空地中央耸立着旗杆，红旗迎风飘舞。

牛村长带着陆雨进了村部转了一圈，一些村干部和村民都像见西洋景一样把头探出走廊仔细打量陆雨，还有的交头

接耳的说着什么，大概是“快看，大学生进村里工作了...”

“看这文化人儿，是不一样...”之类的。牛村长向大家宣布道：“这是咱新来地大学生村官，叫陆雨，以后是咱牛宝山的村长助理，大伙儿相互传达，散了吧！”

牛村长的话简单明了，却很响亮清晰，大伙儿听了后便各自忙去了，然而各个都带着“好奇”的表情仿佛看到了什么奇闻异事一般。人群散去了，牛村长打趣对陆雨说：“别理他们，乡下人没见过啥世面。”

还没等陆雨说话，牛村长就朝着旁边的办公室里喊了句：“老田！”

话音刚落，办公室里踱出来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大爷”，说是“老大爷”并不为过，稀疏的头发“白肥黑瘦”，只护着后脑勺的一部分。本应架在鼻梁骨上的老花镜差点儿滑落到鼻尖。黑瘦的脸上皱纹如丘壑一般清晰可见。留了胡子，在干涸的嘴边摆成一个“八”字。身子骨也很瘦，但看上去很结实，手里正拎着一个正播放着“咿咿呀呀”的京剧的收音机。虽然不拘小节的邋遢和庄稼汉特有的粗糙都刻在脸上，然而花镜后的一双豆眼却炯炯有神，正反复打量着陆雨。

“这是老田，咱村的会计！平时如果有啥事儿，我不在的话你就找他！”牛村长向陆雨介绍着眼前的“老大爷”，收音机正播放起京剧《沙家浜》的经典桥段《智斗》中阿庆嫂的那句“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莫思量。”

陆雨打了招呼后牛村长接着对陆雨说：“大学生今天早



点儿回家吧，换身衣服，明天来正式工作，我带大学生往周围走走看看！”

牛村长把陆雨送到村部门口，陆雨转身，把考虑了良久的几句话对牛村长说：“牛村长，今天起我就是一名村长助理了，您就不要再叫我‘大学生’了，您叫我‘小陆’就行。”

牛村长哈哈大笑起来，点着头说“好好好，就叫你小陆！”

陆雨接着说：“我的家离村里太远了，我打算在村里住下，麻烦牛村长帮我找找，有没有人家出租房屋的，我自费租房住，这样既方便工作，也能让我更快了解咱们村。”

牛村长看着陆雨，放佛没听懂一样，说：“在村里住？村里条件艰苦，咱怕你这大学……咳，怕你住不惯啊，要不咱跟镇里说说，在镇里给你找一处吧！”

陆雨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没关系，就在村里，再艰苦也能克服。”

牛村长这才收了笑脸，有些郑重的对陆雨点点头说：“好小子！村里的住处我给你张罗张罗！”

晚上，妈妈帮着陆雨收拾着行李箱，妈妈一边忙活一边唠唠叨叨地叮嘱着陆雨，一件事要说好几遍的妈妈虽然让陆雨觉得有点儿不耐烦，但陆雨心知妈妈这是舍不得他，便也不再说什么。爸爸依旧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而吸一口手上的香烟看上去很平静，妈妈不满意的走到沙发前，拉长了脸说：“我说老陆，你儿子要去村儿里住了，你不拦着也就罢了，咋连句嘱咐话儿都没有！还是你亲生的

不!”

老陆缓缓地将目光从电视屏幕移到妻子脸上，露出不太懂的样子反问了句：“儿子做的对，干的工作有意义，我为啥要拦着？”说罢，还没等妻子再发作，就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露出笑容，朝着陆雨喊去：“儿子，村儿里有啥特产想着买点儿带回来!”

随后，一家人一阵嬉笑怒骂，笑骂声融入了万家灯火之中。

陆雨收拾好了行李，躺靠在床被上，拿出手机打开了微信视频，很快，姚婷清秀的面容出现在手机频幕上。姚婷迫不及待地陆雨讲着她开学报到的所见所闻并询问陆雨工作报到的情况，陆雨喜欢听姚婷说，姚婷内敛的性格决定她平时话语不多，陆雨本人也喜欢言简意赅，两人在一起时虽然没有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景象，但也极有默契，沟通反而显得很顺畅。姚婷心情大好时，会主动找些话题，甚至偶尔还会给陆雨“上一堂”关于古典音乐的“理论课”，这也会让陆雨感觉到别样的愉悦。显然，今晚，刚到新学校报到的姚婷心情大好，陆雨认真倾听了姚婷的状况并将自己今天报到的事捡重要的向姚婷讲，姚婷听到他说要去村里住，刚还阳光明媚的面容顿时拂来几丝烟云，虽然隔着手机屏幕，陆雨仍不难看出姚婷内心的担忧，言语间也多了很多对村子情况的询问，陆雨刚报到，也对村子没有太多的了解，他答应姚婷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等熟悉村子情况后再向她详细

“汇报”，姚婷还是不放心，陆雨又温柔地安慰了几句，随后又陪说了些“蜜语甜言”才放下电话。

第二天一早，陆雨换了身运动服，拎起拉杆箱出了家门，临行时，妈妈还有许多嘱咐，陆雨记不住那么多，只记得最后一句，妈妈打趣地说：“别忘了回家的路。”

## 五

牛村长看见陆雨和拉杆箱竟显得很惊奇，或许是没想到，这个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黄毛小子真的敢来村里住一遭，然而牛村长并不掩饰自己的惊奇，大步迎上去郑重其事的握住陆雨的手笑呵呵地说：“哎呦我的陆大学士，还玩儿真格的了！”

“咱们说好了的牛村长，不叫‘大学生’，怎么又叫‘大学士’了？”陆雨也以直相对。

“哈哈，跟你说笑话呐！事儿给你办妥啦。”牛村长边说着边示意陆雨跟着他往村部的走廊里走。“不用你花钱租房，这屋原来是村部的小仓库，没放啥东西一直闲着，昨晚叫人收拾出来了，屋不大但向阳，有灯有电有窗户。”牛村长推开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的门，让陆雨把行李箱放进去。

陆雨向屋里打量了一下，屋子很亮堂，生活必须的用品摆放整齐，木桌上还摆着笔筒、台灯和一个崭新的电水壶，一张铁床上的被褥看上去很整洁舒适。

“从侧门出去有水龙头，连的是地下水，咱们这的地下水干净，夏天渴了拿水舀子接了能直接喝！”牛村长说着，

推开了一扇通往村部平房外的门，门对着的是村部的后院儿，一小块儿地上有几处也花有几片矮草，往远看是大面积的农田，溪水丝丝缕缕，从田间穿过，再往远看是插满了大颗笔直松树的山丘。

“拐个弯儿就是茅房，方便滴很啊！生活物件儿都给你置办好了，还在我家给你搬来个折叠床，被褥虽然旧了点儿，不过都让咱家你大婶儿归整干净了，你安心住就是啦。”牛村长介绍的如准备的一样细致，陆雨顿时觉得眼前的黑胖大叔竟不像他第一眼看见的“大肚将军”了。

陆雨觉得很满意，诚恳的向牛村长致了谢并表示生活用品的钱要自己出。牛村长哈哈大笑的拒绝道：“你可拉倒吧！北固村还没穷的连个牙刷毛巾都买不起！”

可没想到陆雨听罢径自走到村会计老田办公桌前，问道：“田会计，请问昨天买生活用品一共花了多少钱？我要求自己支付。”

田会计愣住了，把桌上的收音机声音关小了，扭头转向陆雨身后默默站着没吭声的牛村长不知所措。

“五十一”牛村长看了一眼老田，又盯着陆雨说道。

陆雨给了老田一张 50 元纸币和一个 1 元硬币，不失礼貌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回屋收拾收拾，中午在村部的小食堂吃饭，下午我带你去岭上走走。”牛村长打发陆雨出去了。

老田拿着那 51 块钱站起身，将钱塞到牛村长手里，用手指推了推老花镜，笑道：“村长这是唱哪出戏？钱明明是

你自己掏腰包儿，咋还说是村里花的？”说到这，老田故作恍然大悟状，看了看周围，放低了音量接着说：“噢！我明白了...唱的是《吴国太甘露寺看新郎》啊！”

牛村长仍然没吭声，只是垂眼盯着自己手里的纸币硬币，掂了掂。

下午，陆雨跟着牛村长步行了很远的路，终于将一片山岭映入眼帘。好林场！之前见过的老爷岭比起眼前景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树丛茂密，松叶蔽空，鸟鸣起伏，松鼠时现。每颗松树足有三十余米，磨盘粗细的树干要两三个人才能抱住。落叶松的松针铺满山路，走上去如同地毯一般柔软。上一处高地放眼遥望，尽是无边的碧海。陆雨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林间新鲜的空气让他精神百倍。

牛村长仍是个称职的向导，向前指指讲三言、向后划划说两语：“往南边儿走是仓岭7号护林站，过些日子咱们要跟着他们搞秋季防火。往北边儿走是北固水库，景美滴很！走，咱们过去看看！”

山路虽然坎坷崎岖，可陆雨兴致颇高，欣然跟在牛村长身边，朝水库方向跋涉。这时牛村长的手机铃声响了，他拿起手机“喂”了一声，不一会儿表情就沉了下来：“什么？这狗日的！我在岭上，现在就回去！”

放下电话，牛村长转身对陆雨说：“水库先不去了，跟我下岭，去趟老杨家！”

说罢，大步的向岭下走去。

## 六

一路上，牛村长话不多，仿佛在寻思着什么，但也大致的跟陆雨叨咕了几句。

村东头的老杨家原本是种植葡萄的专业户，这些年夏天越来越热且常有洪涝灾害，葡萄越来越难种，好在老杨夫妇二人有着多年种植的经验，外加殷勤侍弄，收成才勉强得以保障，可又偏偏赶上这些年物流事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外地的甚至是国外进口的水果流入当地市场，新进水果凭借机械化种植且走货量大，进价也是低的让老杨一家直挠头，原本经常主动开货车来村里上货的主顾，现在不用费劲就能进到更便宜的葡萄，即使口味不比老杨悉心侍弄的好，但在商家眼里，只要总体收益上来了，谁会真心在乎什么“绿色不绿色”、什么“口感不口感”的呢？这葡萄园不能说不干就不干，然而只靠葡萄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家里的正常生活了，老杨没法子，只得另寻出路，他费尽心思终于在一外地亲戚那里学得了养高丽参的技术。高丽参养殖所需的环境很特别，需要在半山坡上养才能长得又快又结实，还要借助土地肥沃、阴凉通风的外界环境，有了这样的基础条件，洒下苗殷勤打理3年，出产的高丽参无论到哪，都能叫卖个好价钱。

老杨在仓岭脚下活了大半辈子，对家门口的这片儿岭十分熟悉，哪有个沟哪有个壑、哪有颗奇树哪有块儿怪石，都如数家珍。他在离家不远的岭上找了一处背阴的山坡开垦了几亩地，这里平时鲜有人迹，阴凉的半山破上，土壤黑黑的极其肥沃，是种植高丽参的绝佳环境。牛村长此去就是要协助镇里的工作人员，毁了老杨的参。

陆雨了解到这些觉得很纳闷，便问身边一脸阴沉快步疾行的牛村长：“牛村长，这种植高丽参是劳动致富的好事，为什么政策上不允许呢？”

牛村长听了陆雨的疑问脸色更阴沉了，全然没有了和颜悦色或是开怀畅谈，而是没好气的答道：“你哪明白，这养参不比养别的，参这玩意儿，老伤地力了！”

“伤地力？”陆雨对这个词有些陌生。

牛村长继续说：“凡种过人参的地方，20年内几乎寸草不生！这天然林遭破坏后，恢复可有日子了，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呢！有个词儿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那什么“平衡”也得遭破坏了。”

“生态平衡...”陆雨思考着点了点头，理解了牛村长的话。

说话间，已经赶到了那山坡，陆雨看到不远处老杨正在和几个人对峙，一把铁锹横在老杨的胸前，老杨两鬓斑白，但是看上去很壮实，能看清他满是汗水的脸上，瞪圆的双眼充满了警惕和敌意，老杨的老伴儿躲在老杨的背后，一只手拽着老杨，一只手不住的抹着眼睛。那几个人应该是镇里的工作人员了，他们有的摊开双手在对老杨劝说着什么，有的用手托着下巴在思考对策，然而老杨显然不认同他们的劝说，霎时间抡起了手中的铁锹，铁锹左右挥舞，工作人员纷纷向后退却了几步。

“老杨！给我把家伙放下！”牛村长用手直指老杨，大喝一声。

老杨看是牛村长来了，竟不再挥舞手中的铁锹。陆雨还没反应过来，牛村长便已经挺着肚子奔上山坡，冲到老杨的面前，夺下铁锹，摔在一旁的地上。

老杨盯着牛村长，眼泪都快出来了，颤颤巍巍的说：“村长，他们...他们要刨根儿...”

牛村长对着老杨呵斥道：“别犯混！你这是破坏林场！村里人儿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老杨被牛村长的话震住了，工作人员见到牛村长，又纷纷迎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和牛村长说开了，有的重申政策、有的摆明利害关系，还有的请牛村长帮忙解决。

牛村长听了几句，大声说道：“诸位！如果信得过我老牛，今天先回去，明天上午再来清除！”

工作人员没见到老杨的态度有所缓和，对牛村长的话多少有些半信半疑，可又觉得不好再说什么，便都快快的离开了。

“小陆你也先回村部吧，我再陪老杨呆一会儿和他有话说。”牛村长看着工作人员渐渐走远了转头对陆雨说。

“你也回家去吧，别跟着老爷们儿瞎参合！”还没等陆雨答话，牛村长瞅了瞅老杨的老伴儿继续说道。

“牛...牛村长...您...您可得为...为我家老杨撑...撑腰啊！”老杨的老伴儿说话有些口吃，一顿一顿的哽咽的对牛村长说。

牛村长挥了挥手，打发老杨的老伴儿去了。陆雨本想留下听一听牛村长到底怎么劝说老杨，可听到牛村长打发他离



开的话，只能表示服从的点了点头，向山坡下走去。向下走时，陆雨还听到老杨沙哑的声音大声嚷嚷着：“今年种的葡萄都要过季了也没卖几个钱，这地再毁了就真让人没活路了啊...” ...

晚上，陆雨将白天在仓岭上用手机拍的照片发送给姚婷看，姚婷一边看照片一边感叹仓岭的奇幻景象并表示有机会要陆雨带着她一起去看，陆雨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本想细致的给屏幕那边的女孩儿讲一讲实地感受，可总是有些心不在焉，聊了几句便道了“晚安”。陆雨躺在床上反复回忆着今天下午的事，想了又想还是不知道牛村长到底有什么方式才能劝动那视耕地如命的老杨，他索性不想了，盖上被闭了眼，静等明天上午事情的新进展。

第二天清晨，陆雨早早的爬起来，动作迅速的洗漱完，又吃了碗自己用电磁锅煮的挂面，抄起一本有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书，坐在村部门口，等待着牛村长的到来。清晨的空气很好，陆雨觉得心静神凝，不知看了多久的书，牛村长便出现在眼前了。

“走，咱们去老杨那！”牛村长召唤陆雨向老杨的那块开荒地走去。

路上，陆雨问道：“牛村长，杨大叔同意清除了吗？”

“他敢不同意，破坏林场还了得！”牛村长说着竖起了眉毛，仿佛招惹他发火的老杨就在他眼前一样。

陆雨还想继续追问，却看到几位村委员纷纷向他们走来，回合后大伙儿都没缄默无言，陆雨觉得也不便再问什么，

大伙儿一齐跟着牛村长往老杨家方向走，正走着，身后浮起一缕烟尘，陆雨看到了一辆面包车，这车他认识，是镇里的公用面包车，曾经由陈干事开到县里接过他，他知道镇里的工作人员也到了。

## 七

岭坡上，几位工作人员在清理着一片开荒地。老杨蹲在一边默默的点着一支旱烟，他一对浓密却斑白的眉毛夹杂着汗珠，下面的眼睛流出老泪，老杨哭了，发出了“呜呜”的声音。老杨的媳妇儿不敢吭声，在他身后直抹眼泪。

土地清理完，大伙儿就散了，陆雨没想到矛盾会如此顺利的化解了。回去的路上，只剩下牛村长和陆雨，陆雨终于忍不住问道：“牛村长，您是怎么说服杨大叔的？”

牛村长今天很沉默，听了这个问题后，表情竟松懈下来，面露无奈之色叹了口气道：“还能咋说服，我说你老杨开荒了林场的地是违法滴！”牛村长顿了顿，又叹了口气继续说：“我答应今年帮他张罗张罗，把剩下的葡萄都卖了，他才勉强同意滴。”

陆雨这才明白，原来是经过了一场“谈判”，不过，牛村长这么做让他很佩服，他这样即尽到了自己村长的职责，有对得起老杨一家这一年的辛苦，“不愧是多年的老村长啊...”陆雨心里想着点了点头。

未来的几天，牛村长在村部进进出出，有时早上就出门了，下午才满头是汗的回来。陆雨心里明白，牛村长是在为

销售葡萄的事儿东奔西跑，他则利用这几天的时间一边熟悉着村部的人和事儿，一边了解着村子历史和现状，一边悉心留意着葡萄销售的动态。陆雨白天忙着整理材料和翻阅档案，中午村部食堂的大娘手艺很好，即使只是朴素简单的炒青菜也会做得有滋有味，陆雨每次都要多吃一碗米饭，晚上忙着读关于农村建设的书籍和与姚婷聊天，周末他会回家，然后抽出一天，换上整洁的衬衫，坐上绿皮火车，西行百余公里到省城盛都看姚婷，哪怕只是和姚婷漫无目的的在盛都音乐学院里的林荫小路漫步或是坐在长椅上发呆一下午。

有那么一两次，陆雨依偎着身边的姚婷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记忆中的大三下学期，陆雨担任学生会主席整整一年，他觉得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便向校方主动辞去主席职务，然而校方用他太得力了，硬是留他继续工作了半年，直到大四年级才正式换届，大四的陆雨终于“无官一身轻”了，他忙事务性工作太久了，这次，他一头扎进图书馆里，一心想把他认为欠下的书全补上。同样是一个风光和煦的下午，陆雨捧着一叠书在图书馆自习室里寻找座位，自习室的人零零散散的，大多都是一个人占着一个二人桌，陆雨在桌椅中看到了一张熟悉且清秀的面容，一双清澈的眼睛正全神贯注的盯着课桌上的书，陆雨喜欢这张带着全神贯注的面容，偷偷观察过好几次，都是在各项校级活动用的钢琴或提琴后面，轻盈的手指拨动琴弦的同时也拨动了他的心弦，他从来只是偷偷地看，不曾利用职务之便为解决自己单身问题做任何事，在书桌后面看到她还是头一次，陆雨不假思索，径直走

向了她。

姚婷答应他，毕业了就会来锁阳，找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然后兑现他们一生最平凡最浪漫的承诺。

9月中旬的傍晚，村部渐渐恢复了平静，陆雨伸了伸有些发酸的胳膊向村部外走，他看见一个肥胖的背影正坐在村部门口的台阶上，背影冒出一缕缕青烟显然是在吸烟，陆雨走上前不假思索的坐在背影身边，说：“牛村长，我来这里十来天了还是头一次见你抽烟啊。”

“常往林场里溜达，哪能总叨根烟啊！”牛村长没瞅陆雨，但知道是他在身边。

这几天牛村长累坏了，他跑东跑西的鼓动村里、镇里乃至县里的朋友来买一些葡萄，甚至还张罗来了锁阳市内一个小公司，批量为员工采购葡萄。

陆雨注视一眼牛村长的侧脸，见他在思考，便继续问道：“我听说杨大叔家的葡萄卖大半了？”

“村儿里还有两家种葡萄的小户，今年销路也不行，我正捉摸着把这两户和老杨剩下那一半都张罗出去呢，不过这买家不好找喽...”牛村长深吸了一口烟，发出“嘶”的长音，随后升起的袅袅青烟在余晖下被渲染成了淡红色。

“9月末，葡萄也该下了...”牛村长仿佛自言自语一般继续嘀咕着。

陆雨明白“葡萄也该下了”的意思，应季水果都有个销售期，过了这段黄金销售期，再好的水果也只能烂在地里了。

夕阳在村西边的稻田上渐渐的低下头，牛村长起身啪啪

裤腿走了，陆雨看着牛村长肥胖的背影决定要为村儿里的葡萄做点事儿，“怎么办呢？...”陆雨陷入了沉思。

## 八

初秋的夜晚格外凉爽，仓岭怀中的北固村更显清透。陆雨批了件厚衣服和姚婷闲聊着微信。聊到卖葡萄的事儿时，姚婷显得有些心猿意马，陆雨笑着换了话题，他不怪姚婷，毕竟自己做的事儿，离姚婷每天所钻研的巴洛克琴曲相去甚远，勉强与乡村音乐搭边儿，然而毕竟“现实”比起音乐和诗的浪漫，还是略显厚重了。

两人道了晚安后陆雨仍对葡萄的销路一筹莫展，他翻阅着手机的通讯录，忽然眼前一亮。

第二天上午，陆雨打通了老同学张思远的电话。

张思远是陆雨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去了一所传媒的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入职于锁阳日报社，没想到的是，学业平平的他到了工作岗位上反而如鱼得水，一年多的工作时间，就已经在报社游刃有余了。

电话里，陆雨介绍了情况并提出在《锁阳日报》上给葡萄打广告的想法，张思远笑了，他半开玩笑的问陆雨说：“老同学，你有多少经费打广告啊？”

“大概要多少广告费？”陆雨问。

“不贵，不过你卖葡萄的钱估计全都要搭进去了。”张思远说完又笑了起来。

陆雨一阵沉默，他没想到自己想了一晚上的办法，竟与

实际相去甚远。上万元的广告费，老杨家，牛村长甚至陆雨本人都难以接受。

陆雨了解情况后有些失望，刚要挂断电话，话机那边的张思远突然叫住了他：“等一下！”张思远似乎想到了什么。

陆雨把话筒再次凑到耳边，张思远顿了顿，继续说：“打广告你是行不通的。不过...最近《日报》出了一个‘惠民’专版，专门宣传民生亮点，或许你可以朝这个方向试一试。”

陆雨沉吟片刻，思路霎时间如闪电一般划过脑海。“惠民...葡萄...采摘园！”

张思远先是一愣，随后也为陆雨的思路感到兴奋。“哈哈！你小子四年本科不白上啊！”

陆雨随即赶出了一篇关于“北固村有机葡萄采摘尝鲜正当时”的介绍材料，陆雨在大学做了三年的学生会工作，活动简介和策划写作手法娴熟。张思远拿到材料后很满意，他打印了一份又摆弄了一下头发和衣领，敲响了领导的门。

两天后的上午，报社的吉普车就开进了北固村，负责摄影的工作人员穿梭在葡萄架之间“咔嚓咔嚓”的按着快门，又让老杨捧着各类的葡萄对着照相机镜头的头笑，老杨平时做农活早起晚归一干就是一天，可今天捧着几串葡萄手竟有些抖，老杨依稀记得年轻时别人告诉过自己“照相时要把眼睛睁大点儿”便铆劲儿瞪大眼睛，笑容很是僵硬，惹得工作人员忍俊不禁，闪光灯一闪，晃的老杨的眼睛直冒眼泪。

张思远又对老杨夫妇做了关于葡萄品种、特色、种植技术的采访，老杨对葡萄太熟悉了，关于葡萄的事儿他能畅谈

一整天，然而今天面对录音笔，却变得吞吞吐吐说不上来一句完整的话儿，老杨的老伴儿急了，挤开老杨抢着介绍起来。她介绍的很详细，老杨在一旁连连点头说着“对...对对...”陆雨在不远处看着，觉得有些惊奇，老杨的老伴儿平时话不多，甚至还有些口吃，而今天面对记者采访，倒是言语利索、对答如流。

一上午的功夫，采访顺利完成了，牛村长再三留记者组吃饭，张思远说要回去排版争取尽快宣传，牛村长才没再挽留，只是张罗老杨往吉普车上装了几箱葡萄。临走时，张思远笑着对陆雨说：“葡萄我尝了，味道真是不错，加上我们这次的宣传，估计会吸引城里人过来的，我再赠送你个我们新制作的网络媒体宣传，这葡萄不愁卖不出去了。”

果然不出张思远所料，报纸刊登的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有人自驾来到村里，牛村长带着几个村委委员用木板做了个“葡萄采摘”的大牌子立在路口，为期几天的网络媒体宣传也起了作用，周末来的人更多了，各式各样的车停靠在原本宁静的村路上，人群中有一家三口、有中年夫妇、有青年情侣，甚至还有一个老年自助旅游团。牛村长看着戴着各式遮阳帽和纱巾的老人在葡萄架下合影留念，笑了。老杨和另两户种葡萄的农民看着葡萄渐渐的变成了腰包里的钱，也笑了。

这一天，正值秋高气爽，陆雨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有关村集体经济的资料。几个人影大步走进村部办公室，陆雨抬头一看，正是老杨和另外两位葡萄种植户，他们仨共同展开一

个红色卷轴，陆雨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面锦旗，上面金字写着“想事 干事”四个字。

老杨三人走了，陆雨拿着锦旗打量着不知怎么处理，牛村长正巧路过，冲着陆雨喊道：“看啥呢！赶紧放那边的铁柜儿里，跟我防火去！”

陆雨赶紧卷起锦旗，打开了靠边的铁柜门，他看到铁柜里摆放着的，还有十来个跟自己手里相差无几的红色卷轴，陆雨赶忙将手里的放进去，关好铁柜门，跟上牛村长，迎着劲风，大踏步的向仓岭走去。

## 九

落叶松叶落，踩在脚下发出“酥酥”的声音，犹如地毯一般。为期三周的秋季防火结束了，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发生几起农民焚烧秸秆的现象都被及时有效的制止了。仓岭在大家伙儿的守护下未发生任何事故，秋风掠过，更添几分厚重。陆雨这段时间没怎么休息，起初大家伙儿还不相信他能参加到早晚轮换的值班队伍中，甚至有人还说了些“毕竟是外边来的人”之类的风凉话，陆雨不去争辩什么，当大家伙儿看到他每天严格按照值班轮换表参加值班，实打实的完成岭口巡逻时，也都不再说了，陆雨则是利用站岗巡逻的机会多与林场和村里的人交流，对全村乃至仓岭的人和事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陆雨有些晒黑了，却精壮了许多，村集体食堂的饭菜天然绿色很合他胃口。他后来才知道，村里原本没有集体食堂，由于空巢老人太多了，牛村长领着几



个委员张罗起了一个食堂，由几位村委还有包括牛村长的老伴儿在内的几位志愿者轮班为大伙儿做饭，空巢老人们只需要贡献出一点自家菜园里的菜，或是拿一点钱，就可以吃到现成的热乎饭菜，在外打工的儿女安了心，老人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一来二去，村里很多不方便开伙的人也都喜欢交些钱到食堂吃饭，食堂竟成了周边闻名的村集体特色工程。

陆雨的国庆节就是在岭口度过的，岭口的信号不好，时常和姚婷中断了联系，好几个夜里，陆雨依靠着树干望着满天繁星出神，夜里的风让陆雨裹紧了外衣。他也曾脆弱过，他也曾像个孩子一样痴痴的问姚婷“做过哪件事让你感动过？”姚婷只回答过一次，让他每次回想起来，心都会为之一颤。

那是去年的十月初，小长假过后，陆雨到盛都站与姚婷集合一起返校，依然是那辆老旧的绿皮火车，两人紧挨着，他将姚婷的手拉到自己胸前，陆雨从夹克的怀兜里掏出了一个如火柴盒般大小的盒子，他打开小盒将一枚戒指从中取出，戴在了姚婷的中指上，随后又把姚婷的手握住说：“送你个银戒指，你先戴着，等我挣了钱，给你换个铂金的。”

戒指不太光彩夺目，但制作精良，中间有一颗蓝紫色的小钻石。姚婷很珍惜，总是戴在手上。后来陆雨实习时在学校做了三个月的辅导员，真的用攒下的薪水为姚婷买了一枚铂金戒指，但姚婷对陆雨说：“最喜欢的还是那枚银戒指，一有重要演出我都愿意戴着。”

11月初，镇里就召开了一次关于环境整治的大会，由原本做人事工作的陈干事担任负责人，陈干事一上来就联系到了县环卫部门，在各村设置了垃圾回收箱，各村的垃圾回收得到了妥善处理。陆雨听到村里的田会计向其他村民侃侃而谈道：“我记得十多年前，老陈就是咱们镇里干环境整治工作的，老陈干的挺有名堂，一些做法还在县里推广开了，当时镇里有个铁铬厂，老陈罗列了一大摞的材料在镇大会上打报告，反应铁铬厂污染水源地，提议厂子搬出咱们镇，记得当时好多人都为他暗暗叫好呢！”

田会计顿了顿，端起搪瓷杯喝了口茶水继续说：“不过这提议没有通过，没多久，镇里就给老陈调换了岗位，不再让老陈干环境整治了。又过了几年，铁铬厂黄了，这事儿就没人再提了。现在老陈又干起了老本行，真是唱了一出《姜子牙拜相》的好戏呀！”

陆雨也听别人说过，陈干事虽然负责人事工作，但对环保问题很有研究，多年来坚持阅读关于环境保护、环境整治方面的书籍，他对陈干事便心生了几分佩服，如今听到陈干事所学终于派上了用场，又替他感到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才过一个月的时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北方的12月刚到，初雪便如期而至了。陆雨在办公室望向窗外飞舞的雪花，觉得心里很平静。这一个月的时间，全镇的环境整治在陈干事的带领下得到了明显推进，新阶段

的秸秆处理工作又提上了日程。

陆雨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了解到，农村的玉米秸秆可用来烧火取暖，但热度非常低，比普通的柴火差的很远，大多情况下，会被农民在田间搭成堆一把火烧掉，烧尽的灰一定程度上成了肥料，不过焚烧秸秆对大气污染极为严重，又极易造成火灾，在农村因焚烧秸秆造成山火损失的案例每年都有，即使加大防火力度，还是难以制止焚烧。

陆雨听说陈干事积极联系了省城的一些新能源企业，计划将秸秆回收，通过粉碎、添加食用香料和营养元素，加工制作成牲畜饲料。这是个变废为宝的创新办法，既有利于环境又为农民增加收益，陈干事到省城盛都跑了十几趟，终于有了些眉目，有几家企业来到章德镇进行考察。

其中一个企业来了北固村考察，是牛村长带着陆雨陪同的，牛村长还未雨绸缪的带着大家在村头儿整理出了一块儿空地，准备用于全村的秸秆集中堆放以便回收。可那已经是十天前的事儿了，十天过去了却没有任何新进展，就连关于此事的消息陆雨也没听闻一个。

陆雨看着窗外的白雪出神，正想着，田会计大步匆匆的走进办公室，又不知从哪冒出几个村民围了上去，显然大伙儿是要听听田会计讲些什么。老田脱下棉袄，抖了抖上面的雪水丢在一边，又取下鼻尖上的眼镜胡乱的擦了擦再推回鼻梁上，“我就说嘛，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田会计这一句话就把大家的好奇心吊到了顶儿。

田会计看大家都在全神贯注的看着他，便开始了：“我

刚从镇里听说，环境整治的活儿老陈又不干啦！”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消息来得太突然，陆雨也极为惊讶，情不自禁的向人群走了两步。

些许安静后，田会计继续讲：“前几天老陈张罗来的几家企业，来咱这看完后，回去都变了卦，说路程太远秸秆又太少，成本合不上，老陈不甘心，又跑了十几趟省城，还是没成。”田会计叹了口气，不无遗憾似的继续说：“照例说，这事儿八字儿没一撇的，没办成就没办成呗，可这老小子受了点委屈就尢蹶子了！找镇领导说自己干不了这活儿了。”

有人探头问道：“又回去干人事工作了？”

田会计夸张的瞪大眼睛，大声说道：“干个屁！老小子当逃兵去了。他跟镇里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干不动了。你们大伙儿说可恨不可恨？真是唱了出‘马谡失街亭’啊！”

众人听罢，议论纷纷，有的摇着头，有的叹着气，还有的抱怨不忿，村民渐渐地散去了，只有陆雨还没缓过神儿来，他想：陈干事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了，这大半辈子会经历多少风风雨雨，眼下正是环境整治爬坡过坎儿的关键时期，怎么因为受了些挫折或阻碍，就临阵脱逃了呢……

然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成了“烂尾”。陆雨心中有着难以言表的“不甘”，可无奈只能放下，终于还是对陈干事有些失望。

## 十

直到看见牛村长冷峻的表情，陆雨知道，环境专项整治工作真的是要先放一放了。牛村长将一叠红头文件撩在了陆

雨面前，陆雨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越看眼睛就睁得越亮，牛村长在一旁不吭声，直到陆雨从头到尾看完了文件才说了句：“这回不跟你开玩笑，真要靠你这个大学生了！”

红头文件的大致内容是：为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各村可以向上级申请集体经济项目扶植资金，只要项目的固定资产属于村集体所有且年收入保证在本金的10%以上，上级有关部门会立即拨付60万元作为项目扶植资金。各村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上报《项目申请书》，上级相关部门将通过答辩形式评估项目可行性，从而确定是否作为扶植项目。

牛村长召集全体村干部围坐在村部活动室，当即传达了红头文件，大家都向陆雨一样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的听完了文件内容。牛村长号召大家集思广益商讨出个项目，大家都先是思考，后来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

除了陆雨之外，所有村干部都是北固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种了大半辈子，其中年老的已近花甲，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更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对这片土地实在是爱的深沉。

大多数人提议大棚种植草莓，这无疑是个好提议。随着农业科技发展，大棚种植技术日益成熟，草莓，作为一种成本较低、四季可种、成熟期短、收益丰厚的农产品渐渐地受到农民青睐，种植这样理想的农产品却有一个门坎儿，那就是大棚，一个成规模的大棚少说也要20多万元。这对一代又一代土里刨食的人来说不是个小数目，绝大多数的农家无

奈只能望而却步。

现在不一样了，上级扶植资金就已经足够建设两个大棚了，加之农民入股，打造三个规模化大棚，去掉所有的成本费，每5个月预计能获得纯收益六、七万元！所有村干部都盘算着这笔账，不由得感到振奋。

提议很快就通过了，大家都摩拳擦掌，仿佛已经准备拿出自己的积蓄入股了。然而此时最重要的，是制定《项目申请书》，牛村长环视众人一圈，语气平和地问道：“咱们谁能写《项目申请书》啊？”

话音一出，刚才还讨论热闹的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谁能保证自己写的《申请书》报上去，能通过审批吃到这块儿肉，咱老牛请他喝酒！”牛村长又跟了一句。

这短短的一句话，似乎压上了千百斤重量，压得大家刚才还炯炯有神的眼睛垂下了眼皮儿。大家意识到，虽然想法很好，奈何能力有限，申请上级资金本身就是个难题，《申请书》如果不能通过审批，极有可能这煮熟的鸭子最终还是要飞的，还会成为村里的“罪人”被村民埋怨。想到这些，大家的眼皮儿垂的更低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仍然无人问答，会议气氛瞬间凉了下來，田会计见状，只得不尴不尬的打起圆场说：“咱们都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啊...”

牛村长不慌不忙的继续环视众人，仿佛事情于己无关似的，又仿佛已是成竹在胸了，最终，他把目光落下了陆雨的座位上，两人极有默契的对视了一眼。

十一

不知何时，村部外又飘起了雪花，活动室的窗户附上了一层浅霜。村部活动室围坐的村干部一个都没有离开，他们都并肩坐着一言不发。

“我可以试试。”一个清亮的声音划破了沉寂。

众人循声望去，“那个大学生？”大家心里想着，冷冷的看着陆雨。

“陆雨！好！诸位觉得咋样？”牛村长故作惊喜状。

众人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眼神中布满狐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同意，还有些人小声和左右嘀咕着：“这么大的事儿，让一个外人办，办砸了他拍屁股走了，咱可咋办...”

“有啥意见，当大家面儿讲！”牛村长神情自若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厉声喝道。

众人都不敢吭声了，谁也没有有勇气和能力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田会计捉摸着牛村长心意已决，眼下大势已定，索性率先表态道：“我没啥意见。”

众人看田会计已经表了态，便纷纷的表示没意见，会议决定，由陆雨制定《北固村集体经济项目申请书》。

傍晚，雪停了。众人散尽，陆雨把电暖气往身边移了移，打开了村部唯一的电脑，手指在键盘上敲打了一阵儿，他起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记事本，他边打开记事本边回到电脑前，记事本上记满了的字，有几页是打印出来或是裁剪报纸杂志上的大段文字粘贴上去的。本子有些

陈旧，不难看出经常被翻阅的痕迹；本子不起眼，却能看出陆雨对它的珍惜。它就是陆雨几个月来“学习”的成果。

本子上面全都是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容，记录着讯息资料和陆雨的心得想法，有几个周末，陆雨还拉着姚婷到盛都周边发展好的乡村实地考察过。陆雨翻到了想要的部分眼前一亮，又接着敲打起了键盘。

牛村长认真读着陆雨起草的《申请书》，他读的很慢，因为有些词语需要他消化半晌，也因为一些段落他反复品读了好几遍。他终于读完了，缓缓放下文件，边低头思考边嘀咕着：“好！...好！写得好啊！”

牛村长有些内容没想明白，急忙招呼陆雨一起看文件，他指着文件一处问陆雨：“全自动大棚嘛我倒是听说过，不过这智能控制器、后翻窗电机、电动卷膜器都是干啥用的？”

陆雨细致的讲解这些“新农具”，他虽然对农业不甚了解，但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和实地了解，理论框架已经初步构建，他将大段的书面语言转换成通俗生动的方式表达出来，又找出之前剪切的报纸佐证全自动大棚的市场大趋势，牛村长听了很受用，频频点头称是。牛村长当即召集相关村干部传阅了《项目书》，一位村干部皱起眉头说：“整这花里胡哨的，能行吗？”

几个人随声附和。

另一位村干部瞪了一眼道：“你懂啥，这叫新技术！”

又有一拨人表示支持。



随即，两边开始了讨论，大多是年迈长者的一边觉得这新农具不接地气，容易把项目搞砸；以青壮年居多的一边表示之前就听闻有这样的新型农具，试一试未尝不可。双方从讨论演变成争执，互不相让。

田会计见两边争执不下，便做起了“和事佬”说：“这《项目书》写的挺好，但这些电动的玩意儿确实不咋接地气，要我说，咱们把这些新农具从文件里砍掉，其余的照常报上去，咋样？”

众人都不说话了，都按照惯例等待着牛村长的表态，牛村长望向陆雨说：“小陆，项目书是你写的，‘新技术’要不要砍掉，你自己跟大伙儿拿出个态度吧。”

陆雨起身站直，话语坚定：“我觉得‘新技术’不能砍掉。”

在座有一部分人微微点头，还有一部分人皱起眉头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陆雨不在意他们的反映，挑拣生动且有说服力的话语再次向众人陈述，他时而慷慨陈词，时而生动幽默，显然是做足了准备，最后，陆雨有些动情的说：“我毕业选择来到村里工作，不是为了让村民们戳我的脊梁骨，而是真想为村里做点事儿，选用全自动农具是新农业经济的大势所趋，既可以节省劳动力，又能提升效率，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希望在未来每家每户都能用上全自动农具！”

众人不再反对了，有些人被陆雨的话打动了，即使没被打动的人也因为“从众心理”或是“于己无关”的态度没再喋喋不休。

几天后，临水县项目申请答辩会上，牛村长穿着一件陈旧的西装，西装是二十多年前结婚时买的，一直放在衣柜里，妻子翻出来把衣裤熨的很板正，然而他再穿上时，由于身材发福上衣扣子已经系不上了。今天面对着坐成一排的五位考官，他竟有些局促，他对所谓的“新技术”还是不甚了解，但他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村里的农民都能用上“新技术”。陆雨在校园里见惯了各种“考官”，显得自然许多，他和牛村长并肩坐在考官面前，牛村长负责介绍村里概况和回答农业农村问题，陆雨负责回答项目问题，两人配合默契，整个答辩过程很顺利。

走出县办公大楼，外边正飘着大雪，路面上积了一层银毯，两人都松了一口气，牛村长扭头冲着陆雨笑了笑，他又用厚重的大手拍了拍陆雨的肩膀，一起向院外走去。

老爷岭的雪下的正紧，镇里的面包车缓缓前行，转过一个个弯儿，不见了，留下了两排清晰的车辙。

## 十二

元旦的前两天，消息传到了村里，全自动大棚草莓种植项目上级通过了，不久扶植资金就能到位，接下来村集体作为甲方联系一个卖家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转年一开春，便可以动工兴建了。

牛村长接到消息喜形于色，所有村干部脸上都洋溢着暖意，整个村部在这寒冷冬天包裹下却显得格外“温暖”，恰逢农闲时节村部事务不多，牛村长便奖励陆雨提前一天放假回家。陆雨甚是高兴，多休息一天便可以多陪陪姚婷。

傍晚，陆雨收拾行装，准备明天一早乘车回家，雪天路滑，到县里的路上会耽搁更多时间，要打好提前量，陆雨心里琢磨着。

突然，一只大手拍在陆雨的后背上，把陆雨吓了一跳，还没等陆雨转身看去，“哈哈”几声熟悉的大笑已传到了他耳边，原来是牛村长，陆雨回头还以微笑。

“先别收拾啦！咱家你大婶儿杀了只鸡，这会儿该炖熟了，跟我走，我叫上了老田，去咱家，喝酒去！”

陆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牛村长搂着出了屋，两人一路疾行到了牛村长家门口，田会计已站在门口了，陆雨还没进门就闻到了炖肉的香味儿，情不自禁的说了句：“好香啊！”

“大妹子的铁锅炖可是咱村一绝！家养的笨鸡加上仓岭的摘的蘑菇，再用柴火、铁锅炖上大半天，啧啧啧...就是这个味儿啦！”田会计自我陶醉的样子有些诙谐，却让陆雨沉浸其中，牛村长听了也不答话，只是拂着肚子得意的哈哈大笑。

扶植资金到账时，田会计推了推眼镜瞪着账面上的数字出神，他负责村财务工作二十余年，见过太多风风雨雨、大事小情，然而这样可观的且与村民利益相关的资金数额着实极为少见，自此，他和几位村干部对陆雨的印象有了改观。

那一夜，陆雨喝了不少酒，倚靠在被服垛旁睡着了，只记得饮酒时田会计唱的几句京剧：“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新年钟声敲响时，陆雨和姚婷像其他情侣一样，聚集在盛都的人民广场注目着时钟，烟花之下，陆雨拉着姚婷的手揣进了自己的棉衣兜里。送姚婷回家的地铁上，车厢人很少，姚婷告诉陆雨，她将要在寒假去上海进修一个多月的时间，估计要春节之后才能回来。陆雨本打算着春节带姚婷回家见父母的，听了姚婷的计划不免有些沮丧，但还是鼓励她去做她觉得应该做的事，她很开心，将头靠在陆雨的肩膀上睡了一会儿。

走出地铁站，天空飘起雪，两人沿街走了会儿便到了姚婷的家，路灯下，雪花被映成了金色，姚婷有些愧疚，因为陆雨还要坐凌晨的火车回锁阳。陆雨今天是特意来陪姚婷看新年烟花的，见姚婷不安的表情忙将她来揽在怀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本就分隔两地的他们将会离得更远，陆雨有太多对未来的憧憬想对姚婷说，然而刚要开口又觉得肉麻，好在来日方长，便咽了回去，最后只吐出了一句：“太晚了，快回家吧。”

陆雨到家时，已是凌晨4点多了，他倒头便睡。不知睡了多久，爸爸叫醒了他，说一起去爷爷家吃晚饭。陆雨揉揉眼睛一看表，已经下午2点了，忙跟爸妈着出了门。

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爷爷突然拉下脸，唠叨起来，怪陆雨回家太少，爸爸说：“有件事烤炉很久了，现在家里条件好了，要给陆雨买辆车，一是方便陆雨工作，再也是方便他回家，赶上休息还能自驾游。”

陆雨听了很高兴，这样在村里机动性就更强了，还可以

更方便回来，家里有事可以马上回家，还可以更方便的去看姚婷，项目一开春就要开工，也是东奔西跑的时候。

爷爷觉得提议很好，说：“买车的话，我赞助一万块钱！”大家欢笑起来。

年前家里的第一要务便是买车了，一家三口到车行看了好几次，终于敲定，买了一台白色的北京现代车。

如今，车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即使在农村也并不稀奇，但陆雨一家还是很欢喜，仿佛家里又多了一位成员，爸爸眯起眼睛，对陆雨说：“你看，这车子有了，该往家里拉回来个人儿了。”

陆雨很想和姚婷分享新车，然而姚婷远在上海，刚还在微信里告诉他为了方便集训，今年要在上海的大姨家过年了。

虽然村里有好几家都有车，有的是面包车、有的是皮卡，但村里人还是对陆雨更加客气了，大概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在众人眼里是事业的象征吧。

陆雨利用年前村部工作比较清闲的时间，又跑了几家温室工程公司，对造价和规格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最终选了两家，整理了资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开春竞标、开工，顺利的话，个把月全自动大棚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新年，伴随着烟花、春晚和家家户户剁馅儿声来了，陆雨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觉得有些无聊，他期待开春，期待姚婷回来，期待大棚施工。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且沃野苍茫的清晨，陆雨将车打着火。随着发动机响声，车渐渐加速，向东驶去。一路行车望去，田间的小房屋、远山的大棵树，尽是银装素裹。